

陳鏗銳律師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

唐鳴時律師受任本報常年法律顧問





身不輕

(翁丹)

從前諸葛亮在臥龍崗做散淡人的時候，門口那副對聯，實在高雅，叫做「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，那知後來六出祁山，大約這副對聯的原本，早經被個賞鑒家揭去，瑣起來，把作古董頭了，後世的諸葛亮，記得也做過一副高雅的對聯，彷彿是「有子萬事足，無官一身輕」，可惜未曾寫在自己大門上，隔了若干年，又改一下句子，簡直是「有子事尚欠，既官身不輕」，原來官不做則已，一做就大不可當，官愈大，身愈不輕了，但有一件，新亮比老亮舒服，老亮是六出祁山，本人頑，新亮完全把九取中原的大軸子，讓姜伯約承乏去演，這倒是善子在後台納福的本色，談到諸葛亮誠然是一位了不得的人，為什麼詩以明志，他老先生的志，時時更換，不識是何道理，有人說孔明雖然姓葛，倒像姓孔，他秉着時裁時裁的遺訓，詩既可刪，對聯更得一兩個字，有何不可，我道，怪不得古人說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呢，總而言之，在世界上，凡遇任何一位諸葛亮，做出任何的詩來，皆當作如是觀了。

交通部之禁煙談

交通部對於附屬機關職員之染有鴉片、或其他麻醉品嗜好者、一經指控、立即調驗、如調驗確有嗜好、或違抗調驗者、一律褫職、惟該部直轄職員、尚無調驗情事、未免引起外界不平、茲由當局頒發一種連環保證書、令各職員互相連環具保、經具保後、如仍有嗜好鴉片情事、即將連名具保者、一併予以同樣處分、於是一般職員均紛紛蓋章互保、以示服從、惟最近某科茶房、竟因瀝面嫖容被總務司四科（即庶務科）送往中央醫院檢驗矣、又有某職員因此事不得不告病休退、電局方面則因此斥革者已有數十人之多、交通部局嚴厲處置煙禁、亦未始非振作之道也、

歡迎馬褲呢勳爵

意大利的工程家馬禰呢勤、那一是低、排場大些小些、倒也不耐、有幾張報紙譯爲馬可尼、有的譯一定是馬勵臣所計較的、

王用賓

已公佈，大約不久常有相當位置可撥，量才錄用，不負此次隆重之典禮矣。委員長爲王用賓氏，此次九十七名及格人員，果無一人與王委員長有關係者，用賓二字，確乎名副其實也。王有二內戚，此番均曾參予其間。

豪商外史

仔細一想，如今我既已笨騰了收房租先生，穿的短衣服到底勿像樣，常即買了一丈幾尺闊藍色羽毛紗材料，好在小歐自己能動手，不必耗費工錢，這纔合了句俗語，叫做木匠戴枷，自作自享受，少不得開夜工，急忙忙地加緊縫起來，說也奇怪，宛是人要衣裳，小歐哥穿了長衫，簡直像個先生班了，他等到租金收齊，鄭重其事送往臥桂堂公館內當



耕者有其田，說來圓目鮮，其實靠不住，窮人更可憐，大家莫奇怪，待我寫根原，先引一成語，傷農因穀賤，糧漕飛漲，附稅頻頻添，一畝用兩塊，稻子不值錢，有幾富人多，照樣不週全，收支兩相抵，算算要貼現，有時不盈餘，還得蝕幾鈔，是不是佃好，他們也怨天，雖祇分一半，人工在裏邊，就說全歸他，担負也不免，何況計口授，反比平時限，農村已破產，耕不耕同然，田賦若再加，種田必攤捐，倘果免除稅，國家更窮焉，如此麻醉藥，吃下必蹺蹺，只當瞎說說，誰顧中此言，

蘇兆徵復活談

日昨報上載有香港電訊，謂共黨要角蘇兆徵氏，現已抵福州，並充任農工幸福委員會委員，查蘇氏係粵籍，本一海員工入，入共黨後，即主持華南海員工作，初無籍籍名，當前此五卅慘案省港大罷工時，蘇氏即爲該項大罷工中之主持者，使當時繁華不夜之香港，一變而爲冷漠荒涼之死城，皆蘇氏奔走之力也，以蘇之勞績，共黨遂舉以中華全國赤色總工會委員長一職，而武漢政府時，並充任武漢政府之勞工部長，

褚民誼
剝褲褪旗袍

行政院祕書長褚民誼氏、
對於國術頗有研究，本星期一、應
將旗袍褲子一一褪去，當時有數位

收當活人



不久以前，唐雲翁的妙文中，說過一節怪聞，他說據九九山人說：『上海某國人的典當中，有典當活人的辦法，』大衆聽了定要大笑，以爲若不是九九山人故作驚人之談，就是雲翁的故作驚人之筆，那知道現在時報上居然有紅字出現，說日韓人在唐山，有收當活人的辦法，九九山人之語，就此可以



日本人的質店、利錢之重、絕當之速、本來是駭人聽聞的、我從前在濟南一度做災官、逃難的時候、也曾嘗過日本質鋪的風味、那是亂轟轟的時候、有許多東西、放在家裏、給日本人抄到了、有絕大危險、棄之可惜、還是質到日本當舖去、一則保險、二則可以多少換幾文、便把用不着而又放在本公館裏不很便當的東西、請牠們到日本當舖去打公館了、記得一雙黑靴、至少也值得這麼四十餘元、在日本當舖裏、祇當了兩塊錢、把質票一看、六十天為絕、十分的利息、這就是日本質鋪的味道、但是活人可當、扣還沒有聽見過、現在塘沽居然有此活人作當的怪聞、不知有多少人、願意去當、我想中國民窮財絕、我倒有一個主張、請一個人領袖、把四萬萬同胞、一起質給日本當舖、換了八萬萬元來、同時把全部衣食給牠們受受、